

爱伦·坡的小说特征描述

——神经绷紧的叙述者

刘筱华

斯坦利·费什(Stanely Fish)提出应把文学评论的重点从文学的内涵、即文章所反映、包含的哲理转到文学的效果上去:“从纸上所发生的事转到读者的身上,使读者身临其境。塑造极度自我紧张的人物,使该人物的微妙情感感染读者,这种人物的塑造即使失败也比不尝试的成功更有意义!”^①这个建议导致了对许多文章全新的、更具刺激性的欣赏。我相信,它也有助于阐明爱伦·坡小说中一些令人恐惧心悸而又难捉摸的东西。坡的最引人注目的小说可算《丽姬娅》、《厄舍府崩溃记》,这里坡创造了神经绷紧的第一人称的叙述者。这些述者的中心点较多地放在他们企图表达一些不可言喻之事时所体验到的情感。叙述的语言充分展示出语言具有的魔力,这魔力作用在读者身上,其效果有如响彻在读者耳边的轰隆巨声。

坡在《反常的小鬼》里也用到这一技巧。故事的第二部分中,述者讲到 he 谋杀了自己的朋友,接着又供认了杀人罪行,这些呼应了第一部分所述的反常行为。坡还对人类灵魂的能力刺激冲动作出分析:

“我们站在悬崖峭壁边凝视着不可知的深渊——不禁头晕目眩,身体不适。慢慢地我们的不适、我们的眩晕、我们的恐惧在一片云雾般不可言喻的感觉中显露出来,又难以察觉地成了形,恰似阿拉伯魔瓶里逸出雾气中的鬼怪在

眼前渐露狰狞。这鬼怪是想象中令人恐惧得毛骨悚然的一个幻影,这恐惧在人身上产生一种痛快淋漓的残忍,就如同我们站在万丈悬崖边突被一阵狂风卷下那一刹那间的感觉。”^②

这里所勾勒出的场景——一片无可言状的感觉之迷雾——触之可觉的成形——生动地描述了感觉想象所生成之物。按坡的分析,人凭想象、靠意念可创造出有形之物,正如人们凭想象创造出了物质世界一样。故事第二部分显示述者就为自己的想象这一魔妖所迫,他清醒时明白不能供认谋杀罪,但“我想,一个看不见的、令人寒彻心肺的魔妖,正用他的巨掌打向我的后背,于是苦苦压抑在心的秘密一下喷射出来了。”这种想象和之后的言语表达,塑造出一个凌驾于述者理智之上的魔鬼,它不知不觉地、不可言传地触动、摧毁了他的心理防线,从而在读者心中塑造了一个极度紧张的述者。这述者的反常震撼人的灵魂,有悖常情的形象在读者意念中可以触知,坡写悬崖边后,马上由“我们”改成“我”,称读者为“你们”:“我将告诉你们我怎么戴着镣铐住在这罪人的牢房。”这样内心的剖析有如直接面对读者发出呼喊,为读者内心所感应,认定坡塑造反常妖灵时展示的小说之灵魂:“我们的确应描写那些魔鬼怂恿的、鬼使神差般的举动,这种描写可使小说效果更美。”这种美感是我们欣赏坡的小说时可以感觉到的。

坡小说中的描述好似逐渐展开的情节对读者产生心灵感应的纪录，很大程度上忠实记下坡一些最难以忘怀的故事给予读者的生动想象。坡的《丽姬娅》是此类典范。小说一开始述者企图找到他那模糊的记忆，念咒般不断重复喊他的爱人：“丽姬娅！丽姬娅！我埋头于比其它学问更宜于遗世忘俗的研究之中，仅这个甜蜜的名字就使她出现在眼前，而她却已不在人世。我写着写着，记忆不断闪现，她的倩影不时掠过。”这些生动的文字自然地把丽姬娅的意象带入读者脑海。

述者回想起丽姬娅的美丽绝伦、激情学识以及他对她的深情。他对爱人的极力追忆，在似乎就要领悟的一刹那间又烟消云散，这种无奈，这种比喻的渲染，足以显示语言撼人心灵的神力，这种神力甚至在那一刻将他的丽呼之而出。（这种神力却不象丽的象征那样引起评论的极大关注。）丽的眼神使他无时可以忘怀，对她的眼神美所作的一系列比拟想象激发的情绪有如直视着她的眼睛。她大睁的慧眼、美妙悦耳的嗓音、不时发出的狂乱字眼所有的粗野之力感动了述者，也深深打动了读者。丽生前的最后一刻：“没有了她双眼的绚丽色彩，没有了她学问的显赫，只剩黄色的摇曳之光变得比黄金之中的铅还晦暗。”这更是动人心魄，令人悲伤难舍至极，丽写的诗不仅描绘了“希望与恐惧交织的悲剧，不停追逐幻影的人群，”而且成了读者述者追忆美人之魂的凭借。

回忆起她使他“狂叫……，我的心灵如那时一样，整个地、无保留地为她燃烧，烧得比任何火焰还狂热……”。我呼唤她的名字，在寂静的晚上，在峡谷的幽深处，似乎……，我可以将我的爱人复活再放在她已抛弃的人世间的小径上。”述者守在灵床边，他的心，他的灵与肉沉浸在对爱人的深切怀念及让她复活的深切渴望之中。他注意到“风的模糊不清的喘息声，冥冥中某些看不透的物体，”听见一声“轻轻脚步声，”还想象着看见“四大滴夺目的红宝石颜色的液体。”这些想法随着“丽姬娅”而逐渐成形，形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丽姬娅

故事里述者对丽的想象显示出坡的小说在读者身上产生的效果。坡创造了紧张得要命的述者，他的叙述生动扣人心弦，好似故事发生在读者身上一般，因此产生了文章的整体效应——神经紧绷的述者感染了读者，读者的心被深深吸引。

述者还提到：“我写作之时，记忆闪过心头……，丽姬娅生命垂危时对生命的疯狂依恋，我无力描述——没有语言可以表达。……我时刻都记得丽姬娅去世时的那间卧室。“第三段到最后一段的笔墨都着重使读者沉入叙述之中，“我拼命地追忆我的丽，她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我不禁发抖，让我心痛难舍的丽啊！”

这种潜意识的叙述使读者体验到述者的颤抖、恐怖，坡的语言魅力吸引着读者极力紧张地去领悟、去想象丽的再生。

坡的《厄舍府崩溃记》还有一种微妙之处：契合着紧张色彩的叙述语言又添魅力。厄舍是他们古老家族的最后一个传人，家族的衰退、长期的忧郁使他处于理智失常的边缘。他的诗“群魔闹宫殿”预示了自己理智王国的摇摇欲坠直至被彻底推翻。他最反常的、鬼使神差般的行为是活埋了自己的妹妹玛德琳。厄舍信中对述者奇怪而迫切的召唤、他的音乐、他的画和诗、他那荒诞的迷信无一不与故事情节相吻合。

在最后那个暴风雨的午夜，述者想给罗德读坎宁爵士写的《疯子屈里斯特》来挨过那恐怖的难熬之夜。他每读一段都听到房间里有与所读小说相呼应的响动，因此黑夜更可怕。读者第二段时，述者被房间深处传来的响动弄得惊诧莫名，无比恐惧到被施了魔法一般，因为这“响动与坎宁爵士所述的极悲惨的龙叫声一模一样。”再如罗德谈论他妹妹时也令人想起神经失常之人：“他说话时，玛德琳小姐在房间那头慢慢闪过，根本没留意我在座。”

《厄舍》以无声寂静——“湖水阴郁郁地淹没占宅”结束，也以无声寂静——“述者在一个寂静幽暗的日子动身”开始。湖水中占宅的阴暗倒影指代了故事的结局，述者两次凝视占宅

倒影,其效果相当于《丽姬娅》名字含咒般地反复叨咕。古宅荒落的外貌使人难以察觉日常起居的痕迹,为去掉那油然而生又无法忍受的破败沉闷之感,述者逼迫自己把它想象成庄严肃穆之物。但是“我在悬崖边勒马往下一看,幽深可怕的山湖,居室灯光照着一片死静的水面——我瞪视着倒映在水中的灰色衰衣草,鬼影般的树干,还有空空洞洞茫然鬼眼般的窗口——我浑身起了一阵比原先还可怕的寒噤。……不管怎么样,我不得不在这阴森可怕巨宅中逗留几个星期”,述者自想。

走进房间之前,他进行第二番审视,直到目光落在“墙上一条依稀可辩的裂缝”才结束。“这裂缝一直延伸到屋脚下幽黑的山湖水中。”他瞪着水中倒影,徘徊在湖畔悬崖边,云集心头的幻想者若稳若现,无从捉摸,最后思绪似乎脱出羁绊,象云雾成了形块。而读者如同从述者肩头向下也凝视着同一片水面,对老宅的破败、裂缝、老宅及家族的命运产生紧张恐惧的同感,这种描述产生的效果今天在电影里还看得到。

述者好不容易摆脱那“肯定是梦幻的感觉,”在惶悚中走过大厅的哥特式拱门,走进古屋。“一个男仆,蹑手蹑脚、默不作声地带着一种为情所支配的神态,领着我走过许多黑暗、错综复杂的走廊,才走入他主人的书房。我在路上所见,不知为什么,大大加深了我说过的那种意识深处的不能具体描述(关于古宅及家族命运)的模糊感觉。”这时读者能体会到他那狂乱状态的想象。男仆象一根无乐谱、无奏乐的指挥棒,机械惯性宿命地领着紧张恐怖的述者,也引导着读者纵辔驶向厄舍的想象世界。

这些故事是一段述者游离于现实之外,在想象王国里的旅程。旅途中,小魔鬼、丽姬娅、厄舍的形象逐渐显露,为读者感知。述者与读者一直被想象的神力引导着感知着物质世界中最恐怖的形象,每一个字眼、每一个念头都使读者产生共鸣,这是坡小说引人注目的一大特点。如《厄舍府崩溃记》中,从厄舍给述者奇怪疯狂的召唤;房子外貌给人的恐怖预示;述者所读的故事、诗与故事情节的诸般契合;最高潮时发生

的与厄舍内心使其恐惧到极点的预感一模一样的事件:形销骨立的被活埋的玛德琳、雪白尸衣中透出血迹的玛德琳,苦苦挣扎破棺而出、冲出地窖、闯入书房将她哥哥罗德拖倒在地一同死去;及到最终厄舍古宅的倒塌,读者都紧绷着神经,随着述者体验并调动了积极的想象,并象述者一样呆立不动、盯着湖中倒影,一直凝视着这些想象,感知着古宅的倒塌、家族的灭绝!

读坡的小说好似处于异常活跃的妖灵之中,妖灵有时支配了人的精神世界,而坡通过述者用创造性的、想象的、诗一般的语言使想象世界、“妖灵的外部世界”^④呈现给读者、并抓住了读者的心!这其中最有价值的成功是坡对材料的取舍并无特别限制,只使那些极度自我紧张的叙述成为故事的构造与实质。阅读时扣人心弦的体验过程使读者领悟到揭示某个未知精神王国才是坡文的要旨。

坡的《丽姬娅》与《厄舍府崩溃记》让读者看见了全神贯注于某个意念之中的述者,从而体会坡小说的美感:述者如此专注沉浸在紧张的语言想象魅力之中;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裸露在读者面前,而降服读者于此种魅力之下。述者好似穿针引线于庸俗高贵之间;对命运的灰心疲乏与强烈恐惧之间;诗意与非诗意之间;故事的内容与读者之间。理查德在他对坡的评论中,把坡的文章看作是一段对灵魂深处的自我探幽,还说:“厄舍是述者一个成功的报告,足以使一个诗魂摆脱掉世俗的、理性的物质世界,逃循到一个无拘无束让想象自由驰骋的王国,哪怕逃一会儿也好。”^⑤坡的故事记下了述者对每丝美感的追求,这些美感于字里行间闪烁可见。

对坡来讲,一种柏拉图式的美感存在于人类灵魂之中。此美感有如与生俱来,又如永恒的先知。对述者与读者来说,自然的美与人们钟爱的美是那样令人欢欣鼓舞!使理想部分地具体化、也使美感更强烈地、加倍地诗意化!“如百合花盛开在湖边,或似 Amiryllis 的泪眼闪烁在镜中。这些词藻、声音、颜色、气味、感觉、不管是口头或笔头表达都是欢乐的双倍来

(下转第 71 页)

注释:

①《无言小浪漫曲》之三。

②《魏尔仑全集》第二卷, 法文七星文库本, 766 页。

③马拉美 1881 年 1 月 17 日致魏尔仑的信, 转引自伯特菲斯《魏尔仑评传》。

④《魏尔仑全集》第二卷, 法文版, 801 页。

⑤《魏尔仑全集》, 第二卷, 644 页。

⑥《魏尔仑全集》, 第二卷, 1135 页。

⑦法朗士《文学生活》第三册, 法文版, 312 页。

⑧《马拉美全集》, 法文七星文库本, 510 页。

(上接第 44 页)

⑬见斯通, 92 页

⑭克莱蒙斯致 A·V·S·安东尼, 1881 年 3 月 9 日, MTP, 引自“序言”, 11 页。巧合的是, 亨利死后三百年, 马克·吐温的父亲约翰·克莱蒙斯去世, 亨利八世死于 1547 年 1 月 28 日, 约翰·克莱蒙斯死于 1847 年 3 月 25 日。

⑮R·戈登·凯利编:《母亲是个贵妇人》(康州, 西港, 格林伍德, 1974), 39—43 页。

⑯见坎佩尔, 129, 155 页。

⑰《《我死后你会后悔的》哈克·芬中的孩子与成人的关系》, 载《现代小说研究》, 1979—1980 年第 25 期, 618 页。

⑱证据表明, 马克·吐温曾要求他的朋友埃德温·庞德、帕克和约瑟夫·特威切尔阅读他的手稿。他仍对这一问题很反感, 并要求删掉, 但他拒绝这样做。见《序言》, 7 页。

⑲《汉泥拔的撒姆·克莱蒙斯》(波斯顿, 休顿美弗利出版社, 1952), 16—17 页。

(上接第 47 页)

源。”^⑥这些用语言表达的美的概念成了幻想般的、高雅的、微妙的、使人迷恋不已的美的感受, 读者的想象进一步加强这些美感所带给人的欢乐。这种美感能使人“窥视到人灵魂的外部世界。”^⑦这类美的幻想出现在人们对大自然美丽景色捕捉到的一瞬间; 列车风驰电掣而过带走对美的向往的一刹那间, 在似醒非醒的时刻; 在梦呓与梦醒之间, 这时对美的追求使人怦然心动, 怅然良久。这些奔着美丽的理想而去的梦幻吸引着艺术家整个的注意力。

语言的魅力那样意味深长, 引人注目。在坡的《语言的魅力》中, 他让阿加索斯谈到“语言的物质力量。”坡宣称: “我如此信服语言的魅

力, 所以我相信要描写那转瞬即逝的美之梦并使之具体化也是有可能的。”^⑧这些故事显示了坡的述者寻求用语言, 在神经绷紧的状态下, 体现丽姬娅、厄舍对美的瞬息幻想、对美丽的理想追求失败而来的堕落。这些述者正由于如此失意、如此紧绷了神经而更能感染读者, 更显得塑造成功, 意义重大。

注释:

① *Self - Consuming Artifacts*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p. 4.

② *Poe Try and Tales*, p. 829.

③ Edgar Allan Poe: *The Power of Words*, p. 829.

④⑦⑧ Edgar Allan Poe: “Marginalia”, in *Essays and Reviews*, p. 1383.

⑤ *The House of Poe*, p. 110.

⑥ *The Poetic Principle*, p. 77.

(上接第 62 页)

⑤ *Essays of George Eliot*, ed. Thomas Pinney, London, 1963, p. 409.

⑥ *Middlemarch*, Norton, p. 591, George Eliot's emphasis.

⑦ *The George Eliot Letters*, ed. Gordon S. Hai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eoffrey Cumberlege London, 1956, Vol. IV., p. 300.

⑧《英国古典小说五十讲》, 王国富、缪华伦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 385 页。

国外文学(季刊) 1996 年第 4 期(总第 64 期)

⑨《米德尔马契》英文版, 矮脚鸡丛书, 纽约, 1985 年。以下引文不另作注。

⑩⑪ *Middlemarch*, Norton, pp. 763, 699.

⑫ *Vocation and Desire: George Eliot's Heroines*, by Dorothea Barret,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89, p. 64.

⑬ *George Eliot: Romantic Humanist: A Study of the Philosophical Structure of Her Novels*, by K. M. Newt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1, p. 140.

⑭ *George Eliot: Her Beliefs and Her Art*, by Neil Robert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5, p. 28.